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武帝

帝諱脩，字孝則，廣平王懷第三子。永安三年封平陽王。中興二年三月卽位，改元太昌。其年十二月改元永興，尋改爲永熙，在位三年。西遷長安，爲宇文泰所弑。謚曰孝武皇帝。

卽位改元詔

太昌元年四月

否泰相沿，廢興互有玄天。無所隱精，靈弗能諭。大魏統乾，德漸區宇。牢籠九服，旁礴三光。而上天降禍，運踵多難。禮樂崩淪，憲章漂沒。赫赫宗周，翦爲戎寇。肅肅清廟，將成茂草。胡羯乘機，肆其昏虐。殺君害王，剝剔海內。競其吞噬之意，不識醉飽之心。自書契已來，未有若斯者已。大丞相渤海王忠存本朝，精貫白日。爰舉義旗，志雪國恥。故廣阿之軍，貔虎奪氣。鄴下之師，金湯失險。近者四胡相

率實繁有徒驅天下之兵盡華戎之鏡揮鼓暫交一朝蕩滅元兇
授首大憝斯擒揚旆濟河埽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舊章社稷危
而復安洪基燬而還構朕曰託體宸極猥當樂推祇握寶圖承茲
大業得昌眇身託于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識攸津思與兆民同
茲嘉慶可大赦天下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魏書出帝紀

賑贍孤老疾病詔

無侮惄惄事炳前經惠此鰥寡聲畱往冊朕曰薄德作民父母乃
眷元元寤言增歎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依
歸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魏書出帝紀

議定條格詔

理有一準則民無覬覦法啟二門則吏多威福前主爲律後主爲
令歷世永久實用滋章非所昌準的庶品隣防萬物可令執事之
官四品昌上集于都省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

停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連務在約通無致冗灑

魏書出帝紀

埋覆露屍詔

頃西土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鳥鷺言念于此有警夜寐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瑾之義冀亦可勉其諸有露屍令所在埋覆可宣告天下

魏書出帝紀

汎級詔

太昌元年六月

内外百司普汎六級在京百寮加中興四級義師將士並加軍汎六級在都百官三級河北同義之州兩級河橋建義者加五級關西二級諸受建明普泰封爵汎級優特之階悉追

魏書出帝紀

租調詔

太昌元年六月

聞者凶壤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冀收天下之意隨呂箕敏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朕屬念烝黎無忘寢食加田桑始事生業未滋若頓依常格或不周展今歲租調且兩

收一丐來年復舊

魏書出

汎附詔

太昌元年七月乙未帝紀

頃永安馭運載育皇儲遂錫汎階。臣申國慶近經普泰便爾中追今罪人既殄舊章斯復宜述往旨用卒前恩皇子汎二級悉可還授文穆廟汎故宜停寢若已受者依例追之

魏書出
帝紀

報高歡請遷都鄴詔

太昌元年七月壬寅帝紀

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

北齊書神武紀下初神武自京師將北召爲洛陽久經喪亂不如都詣遼都魏帝曰云云神武奉詔又見

定大成樂名詔

永熙二年春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呂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呂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呂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魏書樂志長孫稚祖瑩表上新樂堂復讓樂名爲嘉

威孝武詔又見通
典一百四十二

參佐詔

永熙二年四月

諸參佐自三府官下爰及外州皆不得復加常侍及兼兩員雖已授者亦悉追之

魏書出帝紀

申幽杜詔

永熙二年五月庚寅

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將親覽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聽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州郡由緣淹歲者亦仰尙書總集召聞

魏書出帝紀

大夫員外不帶領詔

永熙二年五月乙巳

大夫之職位秩貴顯員外之官亦爲匪賤而下及胥吏帶領非一高卑渾雜有損彝章自今已後京官樂爲稱事小職者直加散號將軍願罷卑官者聽爲大夫及員外之職不宜仍前散實參領其申旨特加者不在此例

魏書出帝紀

報宇文泰詔

永熙三年

賀拔岳既殞士眾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卽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俟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畱周書文帝紀上

南征詔

永熙三年五月辛卯

大魏得一居寢乘六駄宇攷風雲之所會毛日月之所中自北而南東征西怨后來其蘇無思不偃而向吳負險久遺度外世祖太武皇帝握金鏡已照耀擊玉鼓已鏗鏘神武之所牢寵威風之所輜輶莫不雲徹捲瓦解冰消長江已北盡爲魏土頃天步中圮國綱時屯凶豎因機互窺上國疆場侵噬州郡淪胥乃眷東顧無忘寢食自非五牛警旆七萃案部何已復文武之舊業拯塗炭于遺黎朕將親總六軍徑臨彭汴一勞永逸庶保無疆內外百寮便可嚴備出頓之期更聽後敕

魏書出帝紀

密詔高歡 永熙三年六月丁巳

宇文黑獅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歛未全，宵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獅不虞，二則可威吳楚。北齊書 神武紀下

詔高歡

曾與乾邑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北齊書 高乾傳

科贈陣亡將士詔 永熙三年六月丙子

頃年日來，天步時阻，干戈不戢，荆棘斯生。或徇節感恩，奮不顧命，或臨戎對敵，赴難如歸。身首橫分，骸骨不斂，動誠靡錄，榮贈莫加。寤寐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内外所在言列，若無親近，聽故友陳之。尚書檢實隨狀科贈，庶屬慰冤魂，少申惻隱。魏書 出帝紀

又敕高歡

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

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雋受代、使邸珍出徐、比戈戢、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呂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子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竄、相爲借之、北齊書神武紀下

文帝

帝諱寶炬、孝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歷安南將軍、大鴻臚卿、永安末封南陽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太昌初進太尉、永熙中進太宰、召三年閏十二月卽位、是爲西魏、政元大統、在位十七年、謚曰文皇帝。

追封寇洛詔

大統初

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潛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并、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都督臨

邑縣聞國公寇洛，忠款白心，勳誠早立，遂能糾合義軍。召待大丞
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已！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

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城郡君。

周書頤洛傳

獨孤信歸國下詔

大統三年

如願荆襄之役，實展功效。旣屬強寇力屈道窮，歸賊不可還朝，路絕，適事求宜，未足稱過。違難苟吳，誠貫夷險，義全終始，良可嘉歎。復情存謙退，款心謝責，寧容譖及恩降，止云免咎，斯則事失權宜，理乖通變。可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其使持節儀同三司浮陽郡公悉如故。

周書獨孤信傳

答周惠達手詔

大統四年

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肅寇之重，溪所寄懷。

周書周惠達傳

詔盧恭祖

大統九年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

周書盧惠達傳

報字文泰

大統九年

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_召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盡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_召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周書文帝紀下太祖

召即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

魏帝報

恭帝

帝諱廓、文帝第四子、大統十四年封齊王、_召廢帝三年四月卽位、北史作正月通鑑考異引三在位三年、禪于周、封宋公、_{周書文帝紀下太祖}

下拓跋儉詔

二年

吳人未獲、須助謀謀、今使梁王兵馬受公節度、庚信折跋儉

制六樂歌舞詔

三年正月

六樂尙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寂寥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茲乎、自宜依準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

辰隋書齊志中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
宋氏樂然召屬有司及建六官仍詔

禪位詔三年十二月庚子

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其宜也天
歎我魏邦垂變已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翼天命格有德
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遐邇焉周書孝
周帝紀

禪位冊書

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
求于唐虞之彝距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
久拂于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
于天地丕濟生民洎公躬又宣重光故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
于下天之麻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曰欽祇聖典遜位于公
公其享茲大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周書孝
周帝紀

孝靜帝

孝靜帝
帝諱善見，清河王亶之世子。永熙三年，孝武西遷。已其年十月，即位，是爲東魏。改元四。天平元年，象興和武定在位十七年，禪于齊。封中山王。明年遇弑，謚曰孝靜皇帝。

遷鄴詔

天平元年十月

安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㠭殷遷八城，周十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恆。事由于變通，理出于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維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亂不已，寇賊交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淡驗時事。攷覩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麻。主者明爲條格，及時發邇。魏書孝靜紀

追旌羊敦蘇淑詔

昔五袴興謠，兩岐致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竝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

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魏書良史
羊敦傳

贈高湛詔

元象元年正月

故特節都督南荊州諸軍事假鎮軍將軍揚烈將軍員外羽林監行南荊州諸軍事南郢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高子澄識用開敏氣幹英發擁攝蕃翰誠效剋宣臨難殉軀奄從非命言命遺績有悼于懷宜申追寵式光往烈可贈假節督齊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齊

州刺史

高湛墓誌拓本

禁斷城中新立寺詔

元象元年秋

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塵塵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鄰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窟郊之始城外新城竝皆給宅舊城中舊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爲永久如聞諸人多召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知非已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

甚有虧恆式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
新立之徒悉從毀廢魏書釋老志

普禁天下造寺詔

元象元年冬

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并計所營
功庸召枉法諭魏書釋老志

詔高澄

武定五年八月戊辰

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
餘如故北齊書文襄紀

常景去官詔

武定六年

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執業該通文史淵洽
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已
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魏書常景傳景

詔答杜弼

李君遊神冥竇，獨瀟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從中被外，周應可
旨，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召資用。降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
洽，業尙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
戶列門張，遙通經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
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于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
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數青編，藏之延閣。北齊書杜弼傳

老子道德經

卷表上
之詔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督辦提刑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三終

全後魏文卷十四

白馬程嚴可均校輯

文成文明馮后

后長樂信都人文成卽位選爲貴人太安二年立爲皇后獻文
卽位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已幸李奕事露獻文暴崩孝文卽
位尊爲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和十四年崩謚曰文明太皇
太后有皇詰十八篇勸戒歌三百餘章

答高閭令

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魏書高閭傳太和三年出師計
淮北閭表請速返歸文明太后

令

荅元丕令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于上臣則履冰于下若能如此大

平豈難致乎魏書宗室元丕傳太后親造勸戒歌

辭旨賜羣官不上疏贊謝太后令

答程駿表上慶國頒令

太和五年

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
章載之不忘

魏書程駿傳

答程駿表上得一頒令

省表并頒十篇聞之鑒戒既備夏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

魏書

程駿傳

王叡子襲承襲令

都曹尙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恩未周其都曹尙書

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疑

魏書恩倖王叡傳

魏書同前

襲文則

太后令

爲咸陽王禧選師傳令

太和元年

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
于閒靜之所別置學館擇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傳日匠成之

魏書

或陽王
舊傳

定樂章令 太和十一年春

先王作樂所用和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採音律除去新聲不典之曲禪增鍾縣鏗鏘之韻

魏書
樂志

罪汝陰南安二王令

太和十三年六月

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鑄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爲當存親臣毀令爲欲滅親臣明法

魏書南安王楨傳文明
太后高祖並節皇信堂
引見王公

太后令

報辭虎子令

体制已行不可呂小有不平便虧通式

魏書辭野猪附傳虎子爲
徐州上疏請寬省徵調文

明太皇

宣武靈胡后

后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宣武召爲承華世婦誕孝明進爲

充華嬪，孝明卽位，尊爲皇太妃，尋尊爲皇太后。臨朝正光元年爲元，又劉騰等奏廢幽于北宮禁中。孝昌元年四月復臨朝。武泰元年孝明崩，詐曰皇女爲皇子，卽位數日更立臨洮王子釗。其年四月余朱榮舉兵，與幼主俱沈于河。孝武卽位，追謚曰靈皇后。

樹碑旌美任城國孟太妃令

鴻功盛美，實宜垂之。

魏書列女傳太妃孟氏任城王澄之母

襄陷鄧城，孟乃勦兵登陴，賊不能克。

澄爲揚州卒衆出討，汗後賊帥姜慶逼

尸狀表聞，屬世宗崩事，寢置太后後合。

車不更造令。

熙平元年六月

羣官已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魏書列女傳志四

諮訪五時朝服令。

熙平元年九月

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旨決所

疑。

魏書禮志四

荅光表定。

五時朝服令

原于忠令

直繩所糾，實允朝憲。但忠事經肆宥，又蒙特原，無宜進罪。條如奏。

魏書于栗
碑附傳

報田益宗令

卿誠若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敘不淺。
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輕重，卿所知悉。先帝召卿勞舊，州小
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干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
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誠爲戎首。召卿誠重，不復相討。今臥讒
征南染呂金紫朝廷處遇又甚于先，且卿年老，方就訓養，焉得召
本州爲念。曾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
當更啟聞，別敕東豫聽卿喻曉。曾賢魏書田益宗傳西平初益宗
又表乞東豫召招二子靈太

令

禁私度僧令

國平二年春

全蜀文卷十四

三

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
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及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
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爲首自違旨諭太守縣令綱審節級
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
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啟請有犯者自違旨諭其僧尼輒度他人奴
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半大私
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等寺主聽容一人出
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濫自
今有一人私度皆自違旨諭鄰長爲首里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
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察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
配當州下役魏書釋老志

議宗室預祭令

熙平二年七月戊辰

付八座集禮官議定曰聞

魏書禮志二江陽王繼表言遺武曾孫不得預祭蓋太后令

許江陽王繼助祭令

熙平二年七月

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萬骨肉之恩重、尚書已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寮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壝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于附庸、王族之近、更疏于羣辟、先朝舊儀、草刲未定、刊制律憲、亟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尤情理、可依所執

魏書禮志二又見通典五十一

報清河王懌乞議定喪禮令

熙平二年十一月

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

魏書禮志四

謫劉景暉令

熙平中

景暉旣經恩宥、何得議加橫罪、可謫略陽民餘如奏

魏書刑罰志裴延壽上言

月光童子劉景暉妄言惑眾教後亦宜死坐崔林爲不合法坐益太后令

判侯剛掠殺試射羽林事令

廷尉執處侯剛干法如猛剛旣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

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書衣典御魏書恩科族廟傳。

荅于忠令神龜元年三月

于忠表如此、既誠勤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呂彰殊效。魏書于忠傳附傳忠疾疚妻乞

宣令張普惠

神龜元年

呂彰弟衍永超爲後靈太后令

朕向詔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魏書張普惠傳普惠表議太后父不可稱太上議者奏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琛宜令謂普惠

報李平表糾崔亮令

亮爲臣不忠、去畱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殺、可特聽、呂功補過。魏書崔亮傳

報李崇令

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日戎馬在郊、未遑修

續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敷有司別議經始魏書李崇傳崇表
請修學校靈太后令

答楊愔魏收邢劭等令

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已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敷有司別議經始北齊書
邢劭傳

封于忠爲靈壽縣公詔

忠已往年天諱之際開崇邑土然酬庸理垂有司執奪豈宜一謬乘其餘勳也但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宜褒錫山河召安厥望可靈壽縣開國公邑五百戶魏書于栗
碑附傳

報元脩義詔

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魏書汝陰王天賜附傳
史記宗祖表陳廸人嘉庶人愉等
請宥前愆賜葬陵城靈太后詔

賜路邕詔

邑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窶，民已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露錫，已垂獎勸。可賜龍廄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魏書貢吏
路世傳

報崔光求補治石經詔

神龜元年夏

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竊章之本，便可依公表。魏書崔光傳

報任城王澄詔

自今已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

魏書任城王澄傳

又報任城王澄詔

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魏書任城王澄傳

聽任城王澄已西城馮付太僕詔

王康貞之德有過趙相可敕付廟臣成君子大哉之美魏書任城
侯叔達傳斯諸國名因公使范道澄瑜馬一匹請付太僕呂流勅詔云云

贈元又女鄉主詔

又長女年垂弱筭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魏書元又傳又女天靈太后詔

定權衡詔

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厯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畱心既久
可合更集儒貴召時驗訛必令權衡得中令寸籥不外魏書廣平
傳第五子匡屢請更權衡不已于是詔

元匡襲封東平郡王詔

故廣平鴈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殯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
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

魏書廣平王
洛侯附傳

禁錮元願平詔

願平志行輕疏每乖憲典可還于別館依前禁錮

魏書安定王休附傳

廢元琰詔

琰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

魏書河間王休附傳

王若附傳琰在定州貪牴之極及還朝臺太后詔

別封彭城王勰三子爲縣公詔

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

凋濟難效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昌安皇基

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攜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陽之封

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勳酬德者也可昌前後所封戶別封三子爲

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昌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魏書彭城王勰附傳

皇子踐阼大赦詔

武泰元年二月

皇家握厥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昌文思光天

世宗昌下武經世股肱惟良元首穆穆及大行在御重昌寬仁奉

養率由溫明恭順朕冒冥昧親臨萬國識謝塗山德慙文母屬妖
逆遷興四郊多故實望穹靈降祐麟趾眾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
冀誕儲雨而熊熊無兆維虺遂彰于時直召國步未康假稱統脩
欲召底定物情係伸宸極何圖一旦弓効莫追國道中微大行絕
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鉤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
養愛特深義齊君子事符當璧及翊日弗念大漸彌留乃延入青
蒲受命玉几暨陳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寶卽日踐阼朕是用
惶懼併悚心焉靡洎今喪君有君宗祚惟固宜崇賞卿士爰及百
辟凡厥在位竝加陟敘内外百官文武督將征人遭艱解府普加
軍功二階其禁衛武官直閣召下直從召上及主帥可軍功三階
其已官失爵聽復封位謀反大逆削除者不在斯限清議禁錮亦
悉蠲除若二品召上不能自受者任授兄弟可班宣遠邇咸使知

之

魏書孝明紀武泰元年正月皇女生祕言皇子大
赦改元二月帝崩皇子卽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詔

賜崔亮聖書

破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日立計、擒翦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魏書崔亮傳、仁爲本、任之雅筭、一二往使別宣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四終

全後魏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長

長平文帝于高涼王孤之五世孫孝文時襲父平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太和中爲代尹及遷都畱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歷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

振興溫泉頌

夫駕輕烟勒麟鳳駛及奔星走攀流月蟬變羽化之民凌霞□□之士斯蓋有道存焉固非人事之所覩覩至若泥行水臥血食之夫興沒自天去來非已才陰□於朝露百齡迅於滅電一物不諧則耽贅以生庶事不康則風火以敗故聖王□百姓之多疹撰藥后以濟之造化愍蒼生之鳩毒設甘餌以救之蓋溫泉者乃自然

之經方、天地之元醫。出于河渭之南、泄于麓山之下、淵華玉澈、
清數刃靈感超異、峻極不測、無樵薪之爨、而湯湯沸于楚鑊、無公
蔬之探、而寒暑調于夏鼎、高塘之雲、朝舞于水湄、巫山之雨、夕收
于淵際、青林碧草、含露而迎岸、香風蕙色、列于而環渚、于是左湯
谷、右藻汎、南九江、北翰海、千城萬國之岷、懷疾枕疴之口、莫不宿
帳而來賓、療苦于斯水、但上無尺棟、下無環堵、悠悠君子、我將安
泊、孤忝發軫咸池、分條紫漢、道屬昇平、弱年微仕、旣歷通顯、朝望
已隆、爰自常伯、出居分陝、地兼陸海之饒、祿厚封君之室、而報天
之效無間、卹民之譽、安在、每思傾、微寒、深責、以爲斯泉、天寶置
之、而人略未備、乃翦山開郭、因林構宇、邃館來風、清簷駐月、望想
煙霞、遲羽衣之或顧、願言多士、憇因茲以蕩穢、迺作頌曰、

皇皇上靈、愍我蒼生、泌彼溫泉、于此麗川、其水剋神、剋神剋聖、濟
世之醫、救民之命、其聖伊何、排霜吐旭、其神伊何、吞耽去毒、無藉

烟嵒誰假椎木湛若虞淵沸如湯谷東枕華山西扼咸陽連晴接
吟墟落相望彩林爭翠繁樹成行香風旦起文霞夕張陟彼麗山
望想千里迺作高堂鴻飛鳳起三輔之英五都之士慕我芳塵爰
居爰止其德既哲其聲既遠金華居桂春山九轉目放羣羊手口
大控鵠來思俊我口堂而

碑下闋本

元珍

珍字金省菴弟襲父平爵艾陵男延昌初爲領軍將軍後遷尚
書左僕射

上言乙龍虎居喪并數閏月求仕

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
而請宿衛刑五歲魏書禮志曰延昌二年僕將軍乙龍虎喪父給
元珍上言又假二十七月而龍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
見通典一百

又上言

案土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間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呂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呂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于素琴，呂示終笙歌，呂省哀者，則非樂矣。聞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徒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

工奏金石之樂耳而駂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駂禫復焉施又駂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徒月不罪伊何又駂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縉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間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實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忽忽者哉下府思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鹽鹹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鹽鹹又檢王杜之義起于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駂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上言于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

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徵解三驗。召鄭禪二十七月爲得猗及王肅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于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盡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魏書禮志附崔鴻駿珍又上云云又略見通典一百

元子思

子思字眾念，長次子。孝莊初，召爲元天穆薦爲御史中尉，封安定縣子。孝靜時，遷侍中。召通使關西，賜死。

奏言尚書公事不應送御史

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輜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呂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肖，與名又不送薄，故中尉臣願

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敗。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呂權兼未宜便耳。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畱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于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呂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㠭，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卽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竝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通典作又案云朝孝文帝時合傳報傳皆云旣爲中丞百寮震悚。已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

通典作又案云朝

會失時，卽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召
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宣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
至，否臧何驗？通典作若不送名，列否何驗。臣願專執末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

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土流，早參清宦，輕
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卽
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
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魏書宗室元子思傳又通典二十四引兩條。

新興公丕

丕，烈帝第四子，謂之孫。太武時擢拜羽林中郎，賜爵興平子。獻
文卽位，累遷侍中、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
中司徒，遷太尉錄尚書事。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遷太傅錄
尚書事，都督領并州刺史，改封新興公。坐罪免死，爲民宣武卽
位，已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謚曰平。

諫南征表

乞少畱思更圖後舉

魏書宗室武衛將軍謂附傳高祖南征不表

奏護斬絞刑

聖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駁之恥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

等謹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賊各絞刑踏諸甸師

刑罰志太和元年

司徒元丕等奏言

對詔奏既葬卽吉

伏奉明詔羣情圯絕臣與元等不識古義臣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卽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

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

魏書禮志三詔遣尚書李沖宣旨于東陽王不等不對

又奏

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召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于西壤惡于北具行吉禮自皇始召來未之或易

魏書禮志三通典八十束陽王不奏

奏遷主太廟

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于移廟之日頒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禮部尚書王謙既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召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問

魏書禮志三太和十五年十月

大財不奏

饑民出關逐食給過所議

諸曹下大夫召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

魏書宗室武備將軍請附傳

元志

志字猛略，烈帝玄孫。河間公齊之孫。孝文時爲洛陽令。左遷太尉主簿。尋爲從事中郎。行恆州事。宣武時除荊州刺史。孝明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尋爲雍州刺史。爲莫折念生所擒見害。前廢帝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上言獄成不許家人陳訴

檢除名之例，依律文，獄成謂處罪案成者。寺謂犯罪逕彈後使覆檢、鞠證定刑。罪狀彰露，案署分曉，獄理是成。若使案雖成，雖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呂情狀未盡，或邀駕搥鼓，或門下立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未成之條。其家人陳訴，信其專辭而阻成斷，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體。何者？五詐既窮，六備已立，僥倖之輩，更起異端，進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測之恩宥，辨呂惑正，曲呂亂直，長民姦于下，隳國法于上，竊所未安。魏書刑罰志延昌三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監王情等上言案元志傳謂宗

初兼延尉卿刑罰志
作延昌當有一誤

衛王儀

儀昭成帝孫登國初賜爵九原公改封平原公徙封東平公遷尚書令再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鎮中山徵召丞相入輔與穆崇謀逆事露道武祕之天賜六年呂天文變賜死

上書請御袞服

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譽帝王順天則羣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天區澤及昆蟲恩流行草謳歌所屬人表歸心革威所及如風靡草萬物顛顚咸思係命而躬履謙虛退身後己宸儀未彰袞服未御非所召上允皇天之意下副樂推之心宜光崇聖烈示軌憲于萬世臣等謹味死臣聞魏書道武紀天興元年閏月左丞相驥騎

大將軍衛王儀及諸王公卿士請賜上書

托跋素

素，昭成帝孫，常山王遵之子。明元帝之從昆弟，賜爵尙安公。太武時，拜假節，征西大將軍，鎮統萬文成時卒，謚曰康。

皇子名議

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昌德命。魏善始室托跋素傳
予名素及司徒陸
蕭徵高宗從之

元景

景，字壽興，素孫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坐罪餽死。遇赦乃出，後爲王顯所譖，誅。靈太后臨朝，呂崔鴻疏理，贈豫州刺史，謚曰莊。臨刑自作墓誌銘。

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魏書宗室元壽興傳

元暉

暉字景襲，素孫宣武初拜尚書主客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出爲冀州刺史。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攝吏部選事。神龜元年卒，贈司空，謚曰文憲。

簡御史表

御史之職，膺鵠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爲之。魏書宗室元暉傳

上疏請布耳目以訪牧守

臣聞治人之本，寔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曰：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溫之刑。且廻往還理，不委恩縱，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

著宜召名聞卽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

魏晉宗室元暉傳

上書論政要

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于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于姦利之所以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于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勸愚謂數年召來唯宜靜邊召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原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召達詔書諭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土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納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人子已人困于下官損于上自非更立攬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

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魏書元
碑傳

元洪超

洪超，昭成帝子。力真之六世孫。孝明初，兼黃門侍郎。累遷北軍將光祿大夫。

綏慰冀部還上言

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北史
十五道西公竟烈傳大乘賊亂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朝議從之後遂立渝州

元鑒

鑒，字紹達，道武子。河南王曜之曾孫。太和中，襲爵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進平南將軍，除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宣武即位，轉徐州刺史。正始中薨。諡曰悼王。

請免程靈刺官表

梁郡太守程盈，奸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或盜竝起，蹟音
悖響盈于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
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古明刑憲

魏書河南
王曜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五終

全後魏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陽王繼

繼字世仁。道武曾孫。南平王霍之第二子。出後江陽王吐根。獻文時襲封加平北將軍。孝文時歷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爲左衛將軍。兼侍中。中領軍。留守洛京。除平北將軍。鎮攝舊都。宣武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恆州刺史。入爲度支尙書。免。起爲平東將軍。靈太后臨朝。除侍中。領軍將軍。進特進。驃騎將軍。加驃騎大將軍。從封京兆王。遷司空。神龜末。轉司徒。又轉太保。進太傅。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尙書事。大都督。轉太尉。復封江陽。孝昌初。坐子元叉黜免。孝莊即位。爲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大丞相。雍州刺史。謚曰武烈。

計高車表

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復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僇首一人自餘加召慰諭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魏書江陽王繼傳高祖時除平北將軍上計諸軍事自懷朔已高車曾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繩都督陳悉稟雜節度叢表

請議宗室預祭表

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于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忝嘗之薦不預拜于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于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沾出身之敘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于上宗易于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疏同庶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于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

呂楨榦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已爲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而況曾祖爲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目，照臨合皇恩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爲宗準。

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十月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又見通典五十一

元叉

叉字伯雋，小字夜叉，繼長子。宣武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除通直散騎侍郎，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祿卿，遷侍中，加領軍將軍。正光元年，奏廢太后。孝昌元年，太后復臨朝，除名爲民，尋賜死。追贈中書令、冀州刺史。

矯皇太后歸政詔

魏有天下，奕葉重光。高祖孝文皇帝，曰英聖，取天，徙京定鼎。世宗宣武皇帝，曰睿明，承業，廓盈區夏，而鴻勳未半，早已登遐，乃令車書弗同，鯨冠尙熾。幼主稚弱，夙纂寶厤，曾是宗祐，莫克祚奉。朕所

呂敬順羣請臨朝總政。帝年已長，久思退身。所呂往歲殷勤具陳情旨，百官內外已照此懷而僉爾眾意苦見勤奪，僥俛從事。呂迄于茲，自此春來先疾屢發，藥石攝療莫能善瘳。夏首及今數加動劇，便不堪日釐萬務，巨細兼省。帝齒周星紀，識學逾躋，日就月將，人君道茂，足呂撫輯萬邦，諧決百揆。朕當率前志，敬遜別宮，遠惟復子明辟之義。呂自綏養實，望羣公逮于黎庶，漢鑒斯理，如此則上下休嘉，天地清晏，魏道熙隆，人神慶悅。不其善歟。魏書孝明紀
用附子作也。元又作申。劉騰奉帝幸前殿。蕭皇太后詔云云。乃幽太后于北宮。

樂平王丕

丕，明元帝庶長子。泰常七年封樂平王。拜車騎大將軍、太平眞君八年坐劉潔事，呂憂死，謚曰戾王。

上疏諫討高麗

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廣脩農殖，呂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

滅魏書樂平王不傳。河引齊高麗不傳。西祖語遺送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上疏

梁安王範

範，明元帝第四子。泰常七年封梁安王。太武時拜衛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

上奏呂柳谷石文宣告四海

臣聞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故能經緯三才。維建皇極。三五之盛。莫不同之。伏羲有河圖八卦。夏禹有洛書九疋。至乃神功播于往古。聖迹顯于來世。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竝日月。固天縱聖應。運挺生上靈。垂顧微善。備集是。自始光元年。經天師奉天文圖錄。授太平真君之號。陛下深執虛沖。歷年乃受精誠。感于靈物。信惠協于天人。用能威加四海。澤流宇內。博天率土。無思不服。今張掖郡列言丘池縣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質白章。間成文字。記國家祖宗之諱。著受命麻數之符。王公已下。羣司百辟。覩此圖文。莫不感

勳僉曰自古已來、禎祥之驗、未有今日之煥炳也。斯乃上靈降命、國家無窮之徵也。臣等幸遭盛化、沐浴光寵、無已對揚天休、增廣天地、謹與羣臣參議、宜已石文之徵、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竊知天命、有歸。魏書靈徵志下眞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極谷山石文于足銜大將軍樂安王範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征南大將軍恆農王奚斤上奏

太子晃

晃太武帝長子、延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正平元年薨、諡曰景穆、興安元年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監國下令

周書言任農已耕事貢九穀、任圃已樹事貢草木、任工已餘材貢器物、任商已市事貢貨賄、任牧已畜事貢鳥獸、任嬪已女事貢布帛、任衡已山事貢其材、任虞已澤事貢其物、其制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已人牛力相貿、墾殖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

種田二十二畝，償召私劖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召劖功二畝，皆召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于地首標題姓名，已辨播殖之功。魏書太武紀下附

安定王休

休，晃第十三子。皇興二年封安定王，拜征南大將軍、孝文卽位，召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遷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遷太傅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太和十八年薨，諡曰靖王。

請依成式公除表

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薄天率土，痛慕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勑法亦務適時之宜。良由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

然中代已後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陛下至孝發喪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蒸嘗事難廢廟伏願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魏書禮志三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九月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諸闕表又略見通典八十

又表

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于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已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是已君薨作喪而卽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卽葬豈待同軌葬而卽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

臣經綸治道、魏晉所目綱理政術、伏惟陛下昌至孝之性、遭閼極之艱、永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至誠、思在子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魏書禮志三又略見通典八十

又表

臣等頻煩上聞、仰申誠款、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昌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昌百姓爲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通典作伏惟
大行皇太后、叡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于典策、遺訓備于末命、聿脩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昌副億兆之望、魏書禮志三十
月休等又表又

略見通
典八十

又表

奉被癸酉詔書述遺諭之旨，即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卽就。伏惟陛下永慕崩號，倍增推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陳。咸已爲天下之至尊，莫尊于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于萬機。至尊故不得自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曰世典。申情是日，二漢已降，遠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不淹三旬。良由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已無爲之法。行之于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革命多歷年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令世典。送終之禮既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昌風範，百王軌儀。萬葉陞下，臣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

半溢晝夜不釋絰帶永思總默滅性幾及百姓所目憂懼失守臣等所召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召感微上靈貫彼幽顯況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召時卽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目備祔禮之禮魏書禮志三文明太后旣葬休又表又略見通典八十

安定王燮

燮休次子太和末除下大夫景明初龍爵安定王拜太中大夫永平中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後爲幽州刺史

請移華州治馮翊表

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茂洛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

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爲西蕃奧府。今州之所
在、豈惟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謚諸
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庶、采
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
爲已、不呂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
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闊、
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
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魏書安定王休附傳

造石窟像記

皇魏永平四年歲次辛卯十月十六日假節督華州諸軍事征虜
將軍華州刺史安定王侃爲亡祖親孟太妃亡考太傅靜王亡妣
蔣妃敬造石窟一龕、依巖裂宇刊禦冲室妙鑄靈像外相顯發工
績嚴儀凝華紫極敬恃此福上資先尊咸使捨此塵軀卽彼真境

口口六通口聯口口值遇口口早登十地。又願居口口口口祥昭
口永作山河。口口口世一切含生普同斯願。碑拓本

元匡

匡字建扶。晁第二子新成之第五子。出後廣平王洛侯。宣武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除肆州刺史。遷恆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除度支尚書。坐與高肇憒爭。降爲光祿大夫。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孝明卽位。入爲御史中尉。進號安南將軍。加鎮東將軍。襲廣平王爵。封東平郡王。復與任城王澄不平。削爵。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復爵。改封濟南王。

奏三藩王妻名號

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曰爲疑。魏書廣平王洛侯傳

案魏書子胥碑傳有奏幼子忠一篇今編入溫子昇集

元遜

遜字太原，晃第三子。子推之子太和中爲左衛將軍，封饒陽男。孝明初累遷左光祿大夫、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遭誣除名，事雪，遷右光祿大夫。大乘賊起，出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卒謚曰宣。

求仍屬籍表

竊聞聖人所曰：「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絕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㠭往，猶繫之㠭，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㠭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曰：「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吳蜀，經始之費慮，淡在視割，減之起，疊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二千匹。」

所召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缣二千匹。所召存慈曉此皆先朝
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召
其輔己者眾。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
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
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
不固，骨肉之恩疏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于先帝便是天子。
之孫。高祖所召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
欲召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
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葬。今朝廷猶在過密之
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魏書京兆王子推附傳初遼大功兄弟皆
屬籍遼表憲太后不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遼等
從又見北史十七

元脩義

脩義字壽安，晃第五子。天賜之子孝文時自元士遷左將軍、齊

州刺史。徙秦州刺史。孝明時累遷吏部尙書兼尙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授雍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文。

張智壽陳慶和坐妹流坐議

昔哀姜悖禮于魯。齊侯取而殺之。春秋所譏。又夏姬罪濫于陳國。但責微舒。而不非父母。明婦人外戚犯禮之愆。無關本屬。況出適之妹。豈及兄弟乎。魏書刑罰志。神龜中。陳陵公主駒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奸亂段主傷胎。釋懼罪逃亡門下處。奏名入死刑。智壽慶和竝旨知情不加附限處。召流坐尙書元脩議。呂爲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贊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員同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讎

任城王澄

澄字道鏡，晃孫。太和七年襲父任城王雲爵，加征北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尋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加侍中，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兼尚書左僕射，除吏部尚書，復兼右僕射。坐公事免，尋兼吏部尚書，除右僕射。宣武卽位，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徵爲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母憂服闋，除太子太保，孝明卽位，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遷司空，加侍中，領尚書令，遷司徒。神龜二年薨，贈太傅，領太尉，備九錫，諡曰文宣王。案魏書張普惠傳云：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

記多出普惠

請脩立宗室四門學表

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極代，親習皇

宗、熟祕序

疑庭無闕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嘗不呂書典在懷禮

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于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

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虛荷四

門之名，宗人有闢四時之業，青衿之緒，于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痛

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平務，宴安之辰，于是乎在，何爲太平

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

敕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

魏書

任城王

請染表

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

之事矣。又吳楚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圖有。許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徵馬之津，霍嶺必成徒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閩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成，定爲魚矣。

魏書任城王證傳

上表言革世事不宜案校

臣聞三季之弊，由于煩刑火德之興，在于三約。是呂老聃云：注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蓋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欲呂深文烹小鮮，已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攷

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呂上引之朝堂親決聖且六品呂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呂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皆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呂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越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呂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厲勵時靖恭呂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于冒勳妄攷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呂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

其罪斯實聖朝所宜慎重也

魏書任城王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取景明元年罷來内外放簿吏

部除書中兵勸案并諸殿最欲呂素校
藉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澧表

上表諫加女侍中貂蟬

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兒綴金蟬于象耳。極禪貂于鬢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祇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已降。國統二絕。因是剽裕所曰纂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北史十八
神龜元年

詔加女侍中貂璫同外侍
中之飾沿上表諫帝從之

畜力聚財表

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頸。連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繼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于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強。圖人之本。先在自衛。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覩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零。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于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

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
茂、將相脅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眾、蓄銳于今、燕、遼、
冀、馬之盛、充物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間悖、蠻逆
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微、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
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呂萬乘之主、豈
忘寢安、寶呂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呂肅寧爲
大任、然頃年呂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
大損財力、且饑憊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眾、
不愛力、呂悅民無豐資、呂待敵此臣所呂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
也、易曰、何呂守位曰仁、何呂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
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收、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
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
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雖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哉、今墮

雜素脩廢庫崇列雖府寺膠墊少有未周大採省府粗得底憩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幣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召募早積庶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兩媯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輝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已待時會魏書任城王澄傳靈太后鑄興佛寺齊會費銀庫藏曲資左右澄表

上言太和五銖與新鑄五銖及古錢宜竝通用

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曰守位曰仁何曰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曰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曰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權齊桓術用呂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

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大和之錢、高祖留心抑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于荆郢之邦者則處于充豫之城、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殆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錢鑄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患痛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竝不得行專召單絲之縫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召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

恤凍餃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

魏書食貨志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又見通典九

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人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于一品獄令世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目限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已爲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竊可專貿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于京西京北城內州鎮末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

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渙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鑄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皆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旣欲均齊物品、塵市斯和、若不繩呂嚴法、無已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法治罪。魏書食貨志
又見通典九

奏停祫祭應待年終

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人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于祫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祫于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祫、三年喪畢而祫、魏武皇后曰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旣葬除服卽吉、四時行

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已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于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祫于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祫。魏書禮志
延昌四年

年三月甲子尚書
令任城王澄奏

奏參李琰之等議宗室助祭

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于上。見仁親之義疏。宗易于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于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尙不

告聞拜薦竈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廟哀恤斷自總宗通典作斷自哀憇卽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江陽王繼表言道武曾孫宜得預祭王僧奇議不得祭李琰之議得祭侍中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濬侍中尚書左僕射元陣奏

奏請移禘祀在中旬

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于祫冬公如晉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祫子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祫俗有退理詳攷

古禮未有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光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卽施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舉必書，恐貽後諭。輒訪引古籍，繩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不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

魏書禮志二 頤

平二年十二月侍中司空領尚書
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

奏請賞陟及守宰

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于賞陟，不及守宰。邇來十年，冤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恆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于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尙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

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訖
者元元之心。魏書任城王澄傳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違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表

重奏

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曰廣耳目于芻蕘達四
聰于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于今九帝重光疊
照污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恆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謗
之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纂麻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
慈聖臨朝母儀禹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濱柱者仰月月十九泉
微屈者希曲照于盆下今乃格旨先朝限旨一例斯誠奉遵之本
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
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
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旨防川之論小決
則通鄉校之言掩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旨先朝且先朝屈者

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儀空文致法。呂誤視聽如此冤
寒瀾在可哀。倘之與濫寘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魏書任城
奏賞陟宜及守宰詔云事
經先朝不得重聞。澄重奏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

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三曰明黜陟之
法。三曰宜興誠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
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已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
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
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
之戶。復徵租調。無呂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
得隔越。相傾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
赴戰。常歲宜遣蕃兵代之。魏書任城
王澄傳

奏配四中郎將兵數

宜呂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呂彊兵如此，則漢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魏書任城王澄傳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呂肅帶京師澄奏

又重奏

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足以防擬平康之世，可曰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于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怠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宄絕窟，讒之望矣。魏書任城王澄傳澄奏配四中郎將兵數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云云不納

奏修都城府寺

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憲，無宜發眾，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埠二百，呂漸修

造魏書任城
王澄傳

奏劾高陽王雍

臣聞賞必召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召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秉律執誥不得已而用之是小大之獄察之召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繩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已定應刑于都市與眾棄之如其疑犯不分情理未究不宜已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于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于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聞古已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召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召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

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

魏晉任城王澄傳又略見北史任城王雲傳

奏言尚書奏事防宣露

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曰祕要之切，防其宣露。蓋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豫書在城。付公車。豫書在城王澄傳

奏請昌胡國珍參諮詢大務

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賢，宜出入禁中，參諮詢大務。

魏晉胡國珍傳尚書令在

豫書在城王澄傳

奏禁私造僧寺

仰惟高祖定鼎嵩漢，上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城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合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建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

其布覩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藍呂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
但俗耽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
惠洪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
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呂奔
競永平二年謙等復立條制啟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
已上聞徹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敕之罪其寺僧眾私濶出外
州爾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濶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特福
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爲損法人而無厭其
可極乎夫學迹沖妙非浮識所辨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
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漠匪尚華道苟能誠信童子取沙可處于
道場純施儉設足薦于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
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
或敗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呂才劣誠忝工務

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曰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起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袤剏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尊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繙素殊途，抑亦防微窺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蘭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于腥臊，性靈沒于嗜慾，真僞混居，往來紛雜。所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于汙染真行，塵穢練僧，鬻猶同器，不亦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倣神教，惑眾心，終設姦証，用逞私憤。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敬聖防遏，處惻履霜堅冰，不可不慎。告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必墮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

既失其眞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戚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栖心眞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㠯勸善然觀法贊善凡人所知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爲孤議獨發誠㠯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㠯冒陳禹見兩顧其益臣聞設令在于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違犯不息者豈不㠯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苟効前制無追往之辜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㠯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言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愚曰爲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云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

蘇指言嘗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徒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于奉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靈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卽令還官若靈像旣成不可移撤請依今敕如舊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聽毀坊開門、口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口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敞口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魏書釋老志神龜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今

任城王澄奏

云云奏可

皇太后輿駕議

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制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已爲一代典。臣召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竝從今議。惟恩裁。史魏書禮志四年平元年六月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等五十一人議

答張普惠書

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弘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于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獄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召令停方獲此請。寡具來意。魏書張普惠傳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于澄澄意納

其言詭辭
自罷乃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七終

全後魏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順

順字子和，澄子。爲給事中，轉中書侍郎。遷太常少卿。召父憂去職，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轉安東將軍，齊州刺史。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孝昌中，遷護軍將軍，太常卿。封東阿縣開國公。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太夫。轉兼左僕射。余朱榮濟河出走，爲陵戶所害。建義初，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文列。

蠅賦

并序

余呂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

遐哉太道廓矣洪氣肇立秋夏爰啟冬春既含育於萬姓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召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于人名備羣品聲損眾倫敲脰繼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綯成素雙白爲黑寡愛芳蘭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鳴雞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棟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濶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于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撻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囚于夏臺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鵠鵠悲其室采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歟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召告真或夭胎而奉味或殘軀召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已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于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剗于蒸民

魏晉任城王附傳

奏事

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妄下令中尉送名

通典二十四案此亦見魏書元

子思傳

元嵩

嵩字道岳，澄弟。太和中，爲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免。召從平河北，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賜爵高平縣侯。宣武卽位，進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徙平北將軍，恆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爲荅頭李太伯所害，贈車騎將軍，謚曰剛侯。

謀舉河南表

蕭衍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轟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于其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于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

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河。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河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威，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竚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

魏書任城王附傳

元世儒

世儒，一作世俊。嵩子。宣武時除給事中、東宮舍人、員外散騎常侍。孝明時追論嵩勳，封衛縣開國男。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前廢帝時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後廢帝時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興和中卒。贈太傅，謚曰躁戾。與梁詣和移文。

侍中大驃騎同尙書令武陽子元世俊移梁執事乃眷江漢襟帶
南土疆場相望交錯如織輶軒未通革車屬起一彼一此或利或
鈍亡載得與所獲蓋寡爭難失牛所損更大空使干戈未戢戎馬
生郊髓腦塗于原野骸骨暴于草澤二國不和百姓何罪靜言思
之良所未悟我皇帝㠯聖明啟運禮樂惟新澤漏原泉道光日月
方欲寢榆關之高烽罷輪臺之遠戍濟劖載爲農器納蒼生于仁
壽而前益州刺史傅和往處西蕃逢時多難歸途多阻流寓江濱
亦旣來朝具陳彼意知㠯止戈在念去殺爲心留情灌爪遲存通
樂夙期所望實協虛想猶恐失詞或乖其實眷言在茲佞性良信
至彼假節開遠軍李移昔經垂翅遂掛天網矜是南寇拾之還書
故因其致書用宣朝旨若覆前言共敦鄰好當拂逆旅㠯待行人

文苑英華

六百五十

中山王英

英字虎兒，晁孫太和中爲平北將軍武川鎮將假魏公，遷梁州刺史，進安南大將軍，賜節廣武伯。丁父憂，起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遷大宗正，轉尚書，領荊州免。宣武卽位，行徐州還，復尚書，領南將軍，拜吏部尚書。進爵常山侯。復假鎮南將軍。正始元年，改封中山王。兵敗，恕死，爲民。復假征南將軍，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薨，贈司徒，謚曰獻武王。

乞乘虛取河南表。

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呂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急棄三正，淫刑已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疎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沂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

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旛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

魏書南安王機附傳

又奏

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微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

魏書南安王機附傳

圖鍾離未克乞寬假日期表

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冒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當。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于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召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召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魏書南安王桢附傳

奏請遣使就郡校練學生

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置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召太學之館，久置于下國，四門之教方構于京塵，計習訓淹年。雖受累紀，然僞造之流應問于魏闕，不革之輩宜返于齊民。使就郡

錄攷覆其景殿頂召皇都遷構江陽未一故鄉校之訓弗追正試
致使薰蕕之質均壽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攷
尚訖求遺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錄依令黜陟魏書南安王植附傳

中山王熙

熙字真興英子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
給事黃門侍郎轉光祿勳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
將軍祕書監尋授相州刺史百正光元年七月之官八月起兵
討元叉見殺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冀州刺史諡曰文莊王

舉兵上表討元叉

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疎茂九
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
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人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叉寵藉外
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飽便反喫遂使二宮阻隔溫清闢禮又太

傳清河王橫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馬孰能論之王董權過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闌泣血而生目細草不除將爲爛漫況又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孽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旣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恆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同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埽翦凶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心翦除元凶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卽解甲散兵赴謝朝闈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藩府寔容坐觀姦醜虛受榮祿故

魏書南安王頃附傳

將死與知故書

吾與弟竝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

殿君親姬此無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于天下但智力淺短庭見囚執上憇朝廷下愧相知本旨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呂忱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勛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

魏書南安王楨附傳

城陽王徵

徵字顯順晁曾孫正始末襲父爵爵城陽王除游擊將軍出爲河內太守徵拜長兼散騎常侍孝明卽位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改授輸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解侍中尋除尚書令孝莊卽位拜司州牧進司徒除侍中大司馬太尉進

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尙書事。余朱兆之難出奔爲故吏寇彌所害。孝武卽位贈太師。謚曰文獻。

上孝莊帝啟辭官封

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勳義

魏書城陽王長壽附傳

東平王翰

翰太武帝第三子。太平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後鎮枹罕。改封東平王。及太武崩爲中常侍矯太后令所殺。

人日登壽張安仁山銘

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

御覽三十

臨淮王彧

彧字文若。本名亮。字仕明。太武子。臨淮王譚之孫。宣武時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除給事黃門侍郎。襲封臨淮王。長兼御史中

周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孝明末爲東道行臺尋奔梁孝莊卽位歸爲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進司徒爲余朱兆所害孝武卽位贈太師太尉雍州刺史

諫孝莊帝呂高祖爲伯考表

漢祖創業、否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于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于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呂大義斯奪、及余德將興、宣王受窶、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冤、文王心規翌逆、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眉、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呂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泰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

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

魏書臨淮王譯附傳北帝追崇武宣

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將遷神主于太廟。高祖爲伯考，或表諫。

又表

爰自中古迄于下葉，崇向君親，彰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

魏書臨淮王譯附傳

奏言宋遊道事狀

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授祕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尙書令。

北齊書宋遊道

賜準士出身，品銜廣寧等處檢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八終